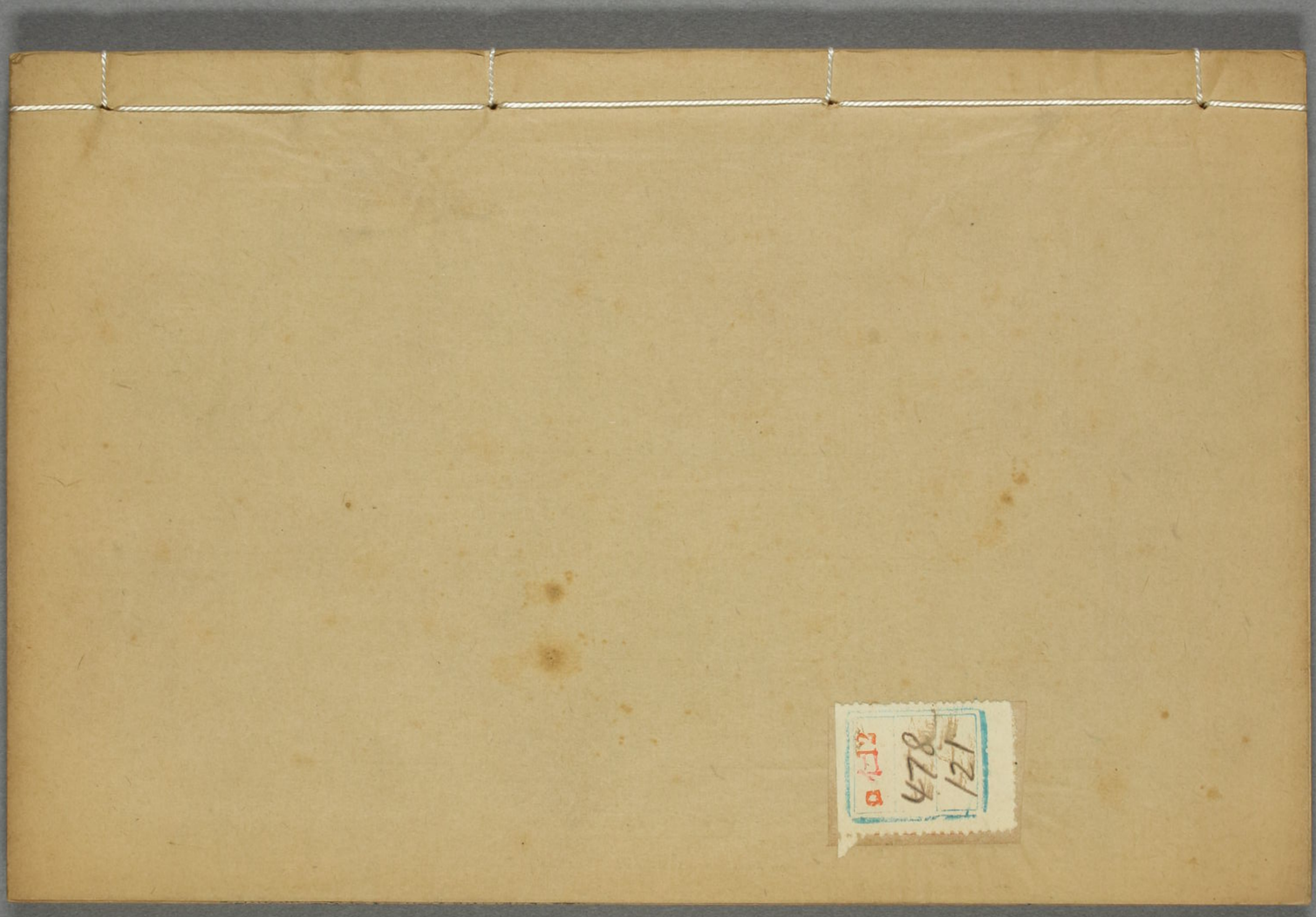


18
2.0
121

四書考異論語

仁和翟教授灝著

學海堂

支那學所有

微子去之節○史記宋世家贊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通此節爲孔子語　鶡冠子備知篇陸佃注引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題孔子曰字　四書通曰史記周本紀宋世家所紀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爲微子先去比干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爲奴者近是然與夫子之言先後又不同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殷有三仁焉○後漢書劉陶傳注引論語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以此語處前節上　梁書王亮等傳論亦曰孔子稱殷有三仁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

而死　太平御覽人事部述論語亦以殷有三仁焉處微子三句上　韓李筆解本殷作商　張存紳雅俗稽言曰或謂仁卽并有仁焉之仁當作人夫子言殷有三人如此

柳下惠爲士師章○孟子疏引此章文首冠孔子云三字　戰國策燕王喜謝樂毅書曰昔者柳下惠吏于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于故國爾

三黜○論語釋文曰三息暫反又如字　新序雜事篇昔柳下季爲理于魯三絀而不去黜字作絀下焉往不三黜倣此　荀子成相篇展禽三絀亦作絀　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論語作三黜之

子未可以去乎○後漢書崔駰傳注引論語作可以去矣　新序亦作可以去矣

何必去父母之邦○漢石經邦諱作國　風俗通義十反卷樊紹曰柳下惠不去父母之國　集註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按風俗通別卷曰柳下惠三黜不去孔子謂之不恭所亡斷之之言或此是歟

齊景公待孔子章○史記世家景公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沮之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齊人歸女樂章○釋文曰歸如字鄭作饋其貴反　漢書禮樂志齊人餽魯而孔子行師古注引論語曰齊人餽女樂　後漢書蔡邕傳齊人歸樂孔子斯征章懷注引論語曰齊人餽女樂　文選鄒陽上書注亦引論語齊人餽女樂　史記世家孔子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幷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

孔子遂行家語子路初見篇略同　韓非子內儲說仲尼爲政於魯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君何不迎之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志哀公新樂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于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樂之果怠于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按孔子爲政于魯在定公時韓非以爲哀公誤也其云諫之不聽乃去則於聖人去父母國之道獨爲周緻當歸女樂時孔子必嘗極諫觀齊人之不敢直陳魯庭桓子之不敢公行魯國可以意會其故論語孟子俱不專於紀事各見一邊理無嫌也史記不兼取韓非語便成闕失

楚狂接輿節○莊子人間世篇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

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以下更有十餘語皆楚狂辭　論語集註考證曰與莊子一本又作與同音餘　七經考文曰古本歌而過孔子下有之門二字足利本同

按高士傳楚狂姓陸名通則接輿非其名乃接孔子乘輿耳後文孔子下不云下輿以輿已先見此也既言接輿何得再言遊門莊周迹一時之筆而鄭康成遂訓後下字爲下堂出門蒙未敢以爲信也

何德之衰三句○漢石經作何而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　廣川書跋曰漢石經作何得之衰與洪氏隸釋傳文異　皇氏義疏本衰下諫下追下並有也字　唐石經何德之衰也有也字　史記世家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　漢書鼂錯傳引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　呂氏春秋有始覽引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今周書無　尉繚子治本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已者也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釋文曰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

按魯讀期斯已矣者疑屬上篇問喪章期而已矣如陸云則魯論已嘗有錯簡矣鄭注不傳難以遽斷

趨而避之二句○義疏本辟字作避言下有也字

長沮桀溺○漢婁壽碑榮且溺之耦耕隸辨曰此非同音而借
或漢時傳論語有不同也
孔子過之○史記世家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隱者使子路
問津焉　梁書處士傳序曰孔子稱長沮桀溺隱者也　文選
逸民傳論注引文無之字
　按夫子但稱丈人爲隱者於沮溺未稱梁書所云蓋承史記
文誤合爲一水經注言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
之所有東流水乃子路問津處據尸子則云楚狂接輿耕于
方城接輿沮溺二事亦將合爲一矣記載中此類頗多
夫執輿者爲誰○漢石經輿作車誰下有子字　義疏本誰下
有乎字　史記世家夫作彼

爲孔丘○藝文類聚述文無爲字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漢石經作曰是是知津矣無也曰二字
　高士傳亦無下曰字　義疏本作對曰是也
是魯孔丘之徒與○舊文某爲子無是魯二字釋文曰孔子之
徒與一本作子是本今作孔某之徒與　史記世家曰子孔某
之徒與　班昭幽通賦注引論語桀溺曰孔某之徒與
滔滔者○釋文曰滔滔鄭本作悠悠　史記亦作悠悠
　按史世家注引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文選晉紀總
論注亦引孔氏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今集解本所用孔
注已改隨正文作滔滔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二句○漢石經辟世之辟作避辟人

句闕　義疏本兩辟字俱作避　史記無而字也字　文選幽通賦注引上句與史記同辟字作避　又逸民傳論注引作與從避人之士

耰而不輟○漢石經作櫌不輟無而字　說文解字引論語櫌而不輟　五經文字曰櫌音憂見論語今經典及釋文皆作耰類篇耒部耰字下引論語耰而不輟木部櫌字下又引論語櫌而不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漢石經無行字無夫字　史記亦無行字　釋文曰憮音武　廣韻引論語夫子憮然云或作儛

鳥獸不可與同羣○義疏本羣下有也字　三國志管輅傳注引郭別傳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　託名於陵子畏人篇仲尼亦有言羽毛弗可與同羣

按莊周山木篇孔子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澤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蓋因此語傳會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釋文曰徒與而誰與與並如字又並音餘　三國志管寧傳引仲尼言誰與下有哉字　七經考文曰一本誰與下有之字　史記世家述此章文獨無此一句

以杖荷蓧○釋文曰荷何可反又音何蓧本又作條又作莜

說文解字引論語以杖荷莜　玉篇引論語亦作莜　義疏本蓧作篠　經解鉤沉引包氏章句作篠

五穀不分○釋文曰分包云如字鄭扶問反

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其杖而耘　釋文曰植音值又市力反芸多作耘字　文選陶淵明歸去來辭應休璉與從弟書二注皆引論語作耘

止子路宿節○風俗通義愆禮卷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猶止子路爲雞黍見其子焉牽言長沮子路曰○集註曰福州有一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　四書辨疑曰古今天下印本寫本皆未嘗見有添此二字者惟此福州一寫本有之不宜收錄

蘇濬石渠意見補缺曰路下有反子二字爲是不然子路不見隱者而回向何入述夫子之意而言之如此

按或以子路述向何入之說謂上文見其二子焉當在行矣之下而誤脫在前斯笨伯之談也既已有二子遥伏于前此自可以意會古人行文之妙正在此移易緊接只調排得一過文好却將長幼之節要義失其根由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漢石經義作禮廢之下有也字義疏本作如之何其可廢也　後漢書申屠蟠傳注引作如之何其可廢也

欲潔其身○漢石經宋刻九經潔字皆作絜　後漢書齊武王傳注引孔子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謂此是孔子言之君子之仕也二句○文選運命論注引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謂是孔子言之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釋文曰已音紀一音以　集解包氏曰

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讀已如紀　義疏本不行下有也字
虞仲○金史隱逸傳序引此節文獨無虞仲二字　日知錄曰
據史記吳太伯卒弟仲雍立是爲吳仲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
吳周章弟也殷時諸侯有虞國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于
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
太王之昭也卽謂仲雍爲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居吳不當
言虞古虞吳二字多通用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
又考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
固有徵矣
夷逸○集註考證曰虞仲隱逸於夷故曰虞仲夷逸連上文以
四字爲句　論語詳解曰權以通變故爲夷逸行與夷齊侔也

漢書地理志注云夷逸竄於蠻夷而遁逃卽言虞仲也
朱張○釋文曰朱鄭作侏音陟留反　義疏載王弼論語釋疑
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此孔子此七人而後惟評於六人獨闕
朱張者明取合與孔子合也　集註考證曰朱張恐卽周章
論語詳解曰朱當作壽書云壽張爲幻卽陽狂也曰逸民曰夷
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也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
不辱其身○義疏本身下有者字　後漢書黃瓊傳注引孔子
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前後易置
降志辱身矣○班昭幽通賦注論語謂柳下惠少連辱身也
古史伯夷傳孔子傳引文降志下皆有而字
其斯而已矣○漢石經作其斯以乎

大師摯適齊章○漢書禮樂志殷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注曰論語太師摯適齊云云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敘皆謂是也云諸侯者追繫其地非謂當時已有此國名而說論語者乃以爲魯哀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斯未允也　困學紀聞曰漢書古今人表列太師摯以下八人於殷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犇者大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太師摯八人之後蓋誤合兩事爲一

三飯繚適蔡○廣韻三字下云三飯蔡之後有三飯氏入於河○義疏本入于河入于漢入于海於並作于播鼗武○舊文鼗爲鞉見釋文　漢書古今人表亦作鞉　義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後漢書黃瓊傳李固引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注引論語此文爲證

按法言淵騫篇或問李仲元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李固所引當爲法言文矣然法言未應稱傳鄭氏注此云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則其義自與引文脗合

語虞仲夷逸○漢石經逸作佚上文夷逸闕

身中清○史記世家作行中清

廢中權○釋文曰廢鄭作發訓動貌　黃山谷集伯夷叔齊廟記孔子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誤以此屬上段

疏本鼗作鞉

按鼗鞉鞉字別義同書下管鼗鼓作鼗詩置我鞉鼓作鞉月令命樂師修鞉鞞鼓淮南子武王有戒慎之鞉並作鞉據諸訓文祇是一物

入於海○漢石經入于海作于上河漢句闕　太平御覽樂部述論語入于海

君子不施其親○舊文施爲弛釋文曰弛舊音絁又詩紙反又詩豉反孔云以支反一音勑紙反落也並不及舊音本今作施漢石經施字與今本同　集解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程子外書正叔曰施與也不私與其親暱也俱讀施如字　韓李筆解曰施當爲弛　朱子或問曰問施何爲弛曰陸氏釋文云爾而吳氏考開元五經文字亦作弛是唐本初未嘗誤也然孔說已訓爲易則漢本已作施而讀如衞綰傳之施易者耳此不可曉然作弛者于義爲得　又與張敬夫論祭已論語說曰謝氏訓施爲施報之施誤矣呂與叔讀爲弛而不引釋文未必其考于此蓋偶合耳

按周禮遂人與其施舍注云施讀爲弛禮記孔子閒居引詩弛此文德注弛作施施弛兩字古多通用然坊記言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善此云不弛雖語意各殊終嫌其文之戾也開元五經文字弛字之下但云式爾反解也無及論語處朱子據吳氏言之或吳氏誤憶金氏集註考證云開元本即孟蜀石經開元與孟蜀遙不相接自蜀有石經以來從未有

作如是別稱者金氏殆有意爲朱子護然亦何煩護耶集註中但舉陸本福本爲證而不更言開元五經文字蓋朱子早檢覺之矣

則不棄也○唐石經棄字作弃　禮記檀弓正義引論語曰故舊無大故則不相遺棄　漢書宣六王傳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弃也　文苑英華李華正交論引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

無求備於一人○漢書宣六王傳述文無作毋　尚書成王命君陳曰無求備于一夫

仲突仲忽○漢書古今人表作中突中智

叔夜○宣和博古圖錄曰周叔液鼎銘二十三字叔液之名不見經傳惟語記周八士則有叔夜焉豈其人歟

季騧○廣韻季字下云晉有郙邑大夫季瓜忽宋有季隨逢世本云周八士季隨季騧之後騧或作瓜

按八士周文武時人出南宮氏晉語文王之卽位也詢於八虞賈唐注云八虞卽周八士皆爲虞官逸周書和寤武寤二篇序武王將赴牧野之文一云厲翼于尹氏八士一云尹氏八士咸作有績至克殷篇則命尹逸作筴告神命南宮忽振財發粟命南宮百達遷九鼎三巫明八士卽南宮氏兄弟而隨武王伐紂者也漢書人表列伯達以下八人于周初似自允當鄭康成謂成王時劉向馬融謂宣王時不知其別何依據又白虎通姓名篇云論語周有八士積于叔何蓋以兩兩

俱生故也不積于伯季明其無二也此伯仲叔季俱兩兩相並而班氏言之如此當時別與所記豈有與論語絶殊者耶公羊傳注言文家字積于叔質家字積于仲疏舉太姒十子伯邑考外皆稱叔惟末有聃季而已爲字積于叔之證班氏或兼論及彼而其文有譌脫耶釋蒙啟滯猶望于後之達者

皇清經解卷四百六十八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南海陳韶桂文燦新校

四書考異論語

學海堂

仁和翟教授灝著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〇後漢書獨行傳注引論語君子見危授命見得思義　文選殷仲文解尚書表注引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授命見得思義

焉能爲亡〇論語釋文曰亡如字　集註曰亡讀作無

其不可者拒之〇舊文拒爲距釋文曰距本今作拒下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同　漢石經爲距又可者下者距上凡闕四字今此間有五字疑漢本無其字　皇氏義疏本拒皆爲距異乎吾所聞〇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聞下有也字

君子尊賢而容衆二句〇韓詩外傳九卷子貢謂堂衣若舉此

二語

按近人謂尊賢二語深合夫子愛衆親仁之旨此必子張述平日所聞于夫子者下五句方是重申已意據蔡中郎正交論云子夏門人問交于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則漢人已作是說矣說之不虛可創二語爲子貢所同聞證焉

我之大賢與○七經考文補遺曰我之大賢我之不賢古本竝無之字

子夏曰雖小道章○漢書藝文志引此章文題爲孔子語又東平王思傳致遠恐泥師古注亦題爲孔子語　後漢書蔡邕封事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注曰論語子夏云云此邕以爲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　隋書經籍志引雖小道三句亦題爲孔子語　高似孫子略亦引孔子曰雖小道亦有可觀　廣韻泥字下引詩曰致遠恐泥

按邕所書石經自爲子夏一人當無兩據封事以爲孔子似因班書誤憶而後人皆相承誤

是以君子不爲也○考文補遺曰古本爲作學　漢書藝文志引文不作弗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三句○後漢書列女傳注引此爲孔子語又曰上有君子二字　申論治學篇引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舊唐書張元素傳上書曰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

太平御覽述文忘字作亡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後漢書章帝紀正經義詔引此爲孔

子語

子夏曰百工居肆章○蘇文忠公集曰喻引此爲孔子語　虞翻注易巽爲工引子夏曰工居肆無百字

按周氏應賓云以成其事白虎通成作致檢本書惟辟雍篇中引此今自爲成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選楊惲報孫會宗書注引此爲孔子語　七經考文曰古本必上有則字

按如考文古本作則必文也今所見皇氏義疏亦有則字而在必字之下于義不可通考文稱古本據云與義疏同則今義疏必屬訛倒史記孔子世家齊羣臣對景公曰君子有過則謝以文語意頗相類疑此文亦對質言可以不讀去聲

望之儼然○釋文曰儼本或作嚴音同儼　義疏本作嚴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蘇文忠公集上神宗書引信而後勞其民二句爲孔子語　楊時荊州語錄引信而後諫二句爲孔子語

則以爲厲己也○釋文曰厲鄭讀爲賴恃賴也

信而後諫○後漢書李雲傳論未信而諫則以爲訕己注引論語曰事君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爲訕己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章○春秋繁露玉英篇作無踰　韓詩外傳二卷曰孔子遭程本子于剡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

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晏子春秋晏子對孔子曰吾聞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集註剿襲曰據此則子夏之言將有所昉

按據外傳此本孔子言而子夏述之也述其言而略其本事致覺其言之不能無弊也荀子王制篇又引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亦與此意同參觀之尤悉其言之本未有弊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漢石經游作斿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注引子張曰子夏之門人洒掃應對進退出入則可也

周禮僕隸注引論語亦無小子二字

當洒掃○釋文曰洒色買反又所綺反正作灑掃今作埽　唐石經掃字作埽　周禮注引文亦作埽

抑末也○釋文曰末或作未非也

言游過矣○唐文粹李翺答王載言書引文矣作也

孰後倦焉○論語稽求篇曰倦卽古劵字傳與劵皆古卬契傳信之物周禮考工記輔人左不劵鄭氏注謂劵卽今倦字可驗也

區以別矣○牟子理惑論引文別下有之字　困學紀聞曰胡五峯謂草木生于粟粒之萌及其長大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初具乎一粒之內而未嘗自外增之也此用樂記區萌之區當讀如勾

焉可誣也○漢書薛宣傳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晉灼注曰憮音

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漢石經卒字作卒惟字作唯　宋

石經惟作唯　七經考文曰古本卒作終惟作唯　漢書董仲

舒引論語唯亦作唯乎字作虖師古注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宋史黃裳傳亦引爲孔子言

仕而優則學二句○玉篇引論語學句寘仕句前　朱子文集

程允夫問子夏之言似爲時而發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

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當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

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不知此說

是否答曰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然而未仁○王肅家語注曰子張不務立仁義之行故子貢激

之以爲未仁也誤子游爲子貢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漢石經作吾聞諸子人未有

自致也者　後漢書荀爽對策引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無也

字

孟莊子之孝也○論語辨惑曰東坡謂閻孟獻子之孝不聞莊

子也遂疑莊爲獻字之誤夫聖人以爲孝則固孝矣而必欲求

他證而後信不亦過乎

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孝傳作其不改父之政與父之臣

是難能也○義疏本無能字

上失其道二句○韓詩外傳三卷引傳曰曾有父子訟者孔子

曰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

則哀矜而勿喜○臨鐵論後刑章則作卽　舊唐書懿宗紀咸通十二年勅引語則亦作卽　尚書大傳子曰聽訟雖得其肯必哀矜之

按此篇所記羣賢之言類多述其師訓不特曾子之聞諸夫子也古籍淪亡未能徧考而條著偶有見者不敢更漫置之子貢曰紂之不善章○漢石經貢作贛下凡貢字倣此不如是之甚作如是其甚　義疏本不善下有也字　論衡語增篇齊世篇皆引此章爲孔子語如一作若　史通疑古篇引作桀紂之惡不至是　羅泌路史發揮引作紂之不道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章○義疏本食作蝕焉作也　文子上義篇晉書潘尼傳北史蕭大圜傳柳柳州集與楊誨之書皆作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　晉書劉頌傳古之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　隋書魏澹傳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瞻仰　路史黃帝紀論作如日之有食焉

太平御覽作日月之蝕人皆見之　舊唐書元行沖著釋疑論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爲仲尼言　蘇文忠公集再上皇帝書引全章文爲孔子言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云云　史記弟子傳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豈學有常師乎子貢曰文武之道云云

按孝經疏云劉瓛崔禹之義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孔子有中和之德故謚曰仲尼又檀弓曾哀公誄孔子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疏云尼則謚也中和之說稍近穿鑿曾哀

公事則甚信而可徵論語一書惟此以下四章稱仲尼四章連次篇末且有其死也哀之文必俱孔子既卒後語合中庸孝經之稱謂觀之則尼誠孔子謚矣今人藉口三經謂弟子子孫皆可呼其師與父祖之字始未深考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漢石經墜作隧　白虎通禮樂篇引此爲孔子言

賢者識其大者二句○漢石經識作志　漢書劉歆傳引亦作志　孟子尹士章章指述亦作志　野客叢書曰識字無音今人多讀如字而蔡邕石經作志是當讀識爲志也　唐文粹杜牧注孫子序子貢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　文苑英華李舟獨孤常州集序在人賢者得其大者

選閒居賦注引論語叔孫武叔曰吾亦何常師之有　文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節○太平御覽述論語叔孫武叔謂子貢曰仲尼豈賢于子乎對曰譬之宮牆○漢石經作辟諸宮牆　義疏本之作諸　四書纂箋本之亦作諸　白虎通社稷篇引論語亦作諸　七經考文補遺曰一本牆下有也字

賜之牆也及肩○漢石經牆字作蘠又蘠下窺見上闕二字今此閒有三字疑漢本無也字

窺見室家之好○舊文窺爲闚釋文曰闚素規反好如字舊呼報反　義疏本宋石經本窺字皆爲闚　古史弟子傳窺亦爲

闚　孔叢子論書篇闚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奥百官之美乎用此下文詞而窺亦爲闚　藝林伐山據論語此文云古字窺作闚

夫子之牆數仞○釋文曰仞一作刃音同刃　義疏本作夫夫子之牆也數仞足利本也　七經考文曰一本作夫夫子之牆　七經考文曰一本作夫子宮牆數仞由是言之宮室一也字同　風俗通義曰論語夫子宮牆數仞由是言之宮室一也謂此語有宮字　魏李仲璇孔子廟碑汲縣太公碑用此文仞皆作刃

不得其門而入○義疏本入下有者字

夫子之云○義疏本無之字

他人之賢者丘陵也○風俗通義山澤卷引無者字　後漢書列女傳注引作猶邱陵焉

仲尼日月也○義疏本日上有如字　後漢書孔融傳列女傳二注引皆有如字又孔融傳注無也字

無得而踰焉○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牋注引文焉作也

人雖欲自絶○義疏本絶下有也字　文選運命論注引作人雖自絶也

多見其不知量也○邢氏疏曰古人多祇同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晉宋杜本皆作多　論語詳解曰易云無祇悔九家本作無多悔亦可證

按列子仲尼篇陳大夫聘魯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某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曰吾聞顏回曰孔

某能廢心而用形據此則叔孫固稱仲尼而未之敢毀矣列子書多假設之言本不當以爲實就其所言論之稱聖人而以廢心用形爲詞卽謂之毀聖人可爾

子爲恭也○太平御覽述文子下有之字

夫子之不可及也節○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及下無也字

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文及下升下竝無也字　鶡冠子泰錄篇注子貢曰仲尼天也不可階而升也　周髀算經曰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尺寸而度

夫子之得邦家者○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無者字

道之斯行○義疏本道字作導

綏之斯來○漢書董仲舒傳引文來字作徠

嘉應楊懋建舊校
南海陳韶桂文燦新校
庚申補刊

四書考異 論語

堯曰咨爾舜○尚書舜典帝曰格汝舜　潛夫論五行志堯禪位曰格爾躬

天之厤數在爾躬四句○大禹謨舜命禹辭自天之厤數在汝躬至允執厥中相間四語自允執厥中至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相間八語　書古文元虫厥數圣女躬又允執厥中又三衆柔能邇

窮元蔡兒宋　漢書厤律志敘傳述文數上一字俱作歷　柳宗元集論語辨述文無允執其中四字　王柏書疑以此節二十四字補次舜典舜讓於德弗嗣下　四書辨疑曰此四句皆舜以命禹未嘗又見堯以命舜也且於大禹謨中零碎採摘湊

學海堂
仁和翟教授灝著

合在此非舜命禹之全辭也又通看一章經文自堯曰至公則說語皆零雜而無倫序又無主名不知果誰所言古今解者不見有皎然明白可通之說亦不見有公心肯言不可通解者惟東坡謂此章雜取禹謨湯誥泰誓武成之文顛倒失次不可復考此說爲近人情

按古論堯曰篇僅此一章此蓋是論語後序故專爲篇而文今不全故覺其難通解也周易序卦與詩書之序舊俱列篇第數中而退居于篇尾今詩書序分題于各篇章傳注家所移置耳周秦兩漢書籍如莊子天下篇史記自序淮南子要略越絕書敘外傳記潛夫論敘錄鹽鐵論大論文心雕龍序志篇皆屬斯例若漢書之敘傳華陽國志之序志後語大序後復有小序也論衡以對作篇爲序其後更有自紀一篇則附傳也參同契以自作啟後章爲序其後更有補塞遺脫一章則補遺也呂氏春秋以序意章爲序次列季冬紀末蓋呂以春秋名書專以紀時令故十二紀畢隨序其意而八覽六論乃所附見者也荀子當以非十二子篇爲序今次第六乃唐楊倞作注時誤移倞自序言其篇第頗有移易是也由是類觀則此章豎孟子由堯舜章之爲一書後序夫何疑耶子張問以下古原別分爲篇蓋于書成後續得附編故又居後序之後

曰予小子履○程子遺書曰曰字上少一湯字　論語辨惑曰此章編簡絕亂有不可知者程氏云當脫一湯字嗚呼豈特此

一字而已哉　尚書古文訓曰湯名惟見論語曰履古文履字作復篆文與湯類蓋履者湯之誤　書湯誥正義曰鄭康成解論語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

按大戴禮商履代興竹書稱天乙履湯名不僅見此也此上脫去湯字鄭氏以曰字通上節讀故以用元牡爲舜命禹事

詩閟宮正義論語曰皇皇后帝論語說舜受終文祖宜總祭五帝也周語王子晉言皇天嘉禹胙以天下韋昭注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證之皆以此節爲舜禹事相承于鄭氏用元牡敢昭告於上天神后請罪有夏又曰爾有善朕弗敢蔽耳

予小子履節○尚書湯誥曰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作柬圣有罪作亡皐無以作亡吕萬方作亡　集解孔氏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邪氏疏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者以其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與此正同故言之　墨子兼愛下篇夫兼相愛交相利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湯兼也　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韋昭注曰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

呂氏春秋季秋紀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　論語稽求篇曰予小子履一段不標何書墨子兼愛篇以諸句爲湯說文而孔安國注論語直曰見墨子引湯誓辭若其爾萬方有罪四語則與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正同是舊來湯誓原有爲今文湯誓所無者此必原有師承有以語名誓者觀國語墨子兩引湯誓而今文兩無之必有故也朱彝尊經義考曰孔安國言墨子引湯誓若此而國語亦謂湯誓其爲湯誓逸句無疑也梅賾不察誤入諸湯誥篇又從而修飾之過矣

按此章歷敘古帝王受命大略孔安國班固杜佑皆以此一節爲湯伐桀告天之文義最當也墨之所述乃湯禱雨之辭別稱湯說並未謂之湯誓呂氏春秋亦述之爲桑林禱辭孔氏云墨引湯誓若此那氏但望注爲疏不遽與兼愛篇文以質其實墨子非僻書那豈不得見乎亦以其爲旱禱之辭不合此章義例而又名說名誓之兩不同耳墨子尚賢篇又引書曰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謂之湯誓此辭同在今湯誥申別以誓名統觀墨子所引書篇有曰監年曰官刑實皆今伊訓文有曰禹誓曰術令實皆今禹謨文其他錯雜不倫名目迥異者更十餘條愚疑墨者所稱詩書俱有別本私授與吾夫子所刪定不同說者不得以墨家之法責儒家之經也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白虎通三正篇引論語作皇王后帝又

三年篇引論語作皇天上帝　柳宗元論語辨作皇天后土

朕躬有罪四句○漢石經朕躬有闕毋以萬方萬方有口在朕躬隸釋曰毋板本作無萬方板本有二罪字　皇氏義疏本萬方有下闕一字與漢石經正符　宋文鑑趙普論彗星疏引尚書堯曰萬方有下少一罪字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書武成大賚于四海　詩序曰賚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雖有周親節○書泰誓中篇文古文有作亦親作窺仁作忘一作弋　無逸正義引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爲湯語　漢書元帝紀建昭五年語曰傳不云虐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師古注曰論語載殷湯伐桀告天下之文也亦誤爲湯　說苑君道篇引書作百姓有罪　王弼周易觀卦注百姓有罪在於一人　墨子兼愛中篇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過維予一人　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士衆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親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天下矣韓詩外傳淮南主術訓與說苑同尚書大傳作無故無新惟仁之親餘文亦同

按此亦傳述各不同愈見前條之當篤信尚書矣

四方之政行焉○義疏本焉作矣　漢書厤律志周衰失政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　公羊傳昭公三十二年注引此全節文亦冠孔子曰字

興滅國節○說苑君道篇武丁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又敬愼篇同　公羊傳宣公十七年注引全節文上冠孔子曰　後漢書逸民傳論曰所謂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者乎兩民字俱作人　顏師古漢書外戚侯表注引論語孔子陳帝王之法云云民亦俱作人　文選兩都賦序求爲諸孫置守塚人表兩注俱引論語興滅國繼絕世逸民傳論注引論語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上俱冠子曰字

所重民食喪祭○書武成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正義曰論語即是此事而彼無五教錄論語者自略之耳　漢書藝文志孔子曰所重民食喪師古注曰論語載孔子稱殷湯伐桀告天辭也

按世據尚書文謂此語當以民字絕句考集解孔氏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民食喪祭四字平說則在此論語還當以重字絕句矣自謹權量以下數節漢唐人通以爲孔子言右錄何休班固顏師古李善諸條可見

寬則得衆節○漢石經無信則民任焉五字　義疏本亦無此五字又公則說說字作悅悅上有民字　四書湖南講曰此孔子平時論仁之言即所告子張者其無子曰如前引湯武之言亦未有湯武字也或問既是孔子言不明白指出何又去却恭惠二句而換以公則說曰看前所引書語亦多改易原不拘定字字相因也

按四語與上文絕不蒙與前論仁章文惟公說二字殊慢秦

或弟子贊孔子若祖述憲章之類今亦已脫去矣恭實寬信敏惠之本獨舍此句未足該歷帝王爲治之體要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義疏本問下有政字

尊五美屏四惡○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遊四隸釋曰後漢傳有遵五遊四之文此碑亦然蓋漢人傳魯論有如此者　四書纂箋曰韻書屏字上聲者注云蔽也去聲者注云除也屏四惡之屏當去聲而舊音丙可疑

按今范氏後漢書惟祭遵傳云遵美屏惡朱子大學或問舉遵五遊四文則但云漢石刻辭當俟更考

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中論法象篇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上下易置

以前疑子張問仁一章原在古論子張篇首而此爲脫亂不盡之文古書簡盡則止不以章節分簡故雖大半脫去猶得餘其少半連絡于下章也下章子張問政孔子約數以示俟張請目然後詳晰言之與問仁章文勢畫一顯見其錄自一手又二十篇中惟此二章以子答弟子之言加用孔字蓋古分堯曰子張問以下別爲一篇與前李氏篇爲別一記者所錄稱孔子是其大例故知命章首舊本亦有孔字今以問仁章亂入陽貨之篇既嫌其體例不符而公山佛肸連類並載之間橫隔以此亦頗不倫論語後十篇多脫誤朱子嘗言之堯曰篇顛倒失次東坡又嘗言之民食喪祭以上已似輯自殘斷之餘以下則竟全脫一簡敘羣聖畢宜更有孔子論斷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周易益卦注因民所利而利之焉　周禮旅師疏引論語因民所利而利之亦無上之字　文選洞簫賦注引論語亦無上之字民諱作人

擇可勞而勞之○義疏本擇下有其字

君子正其衣冠○北魏書封軌傳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

不教而殺謂之虐○漢書董仲舒策引文殺作誅　太平御覽逸論語慢令致期謂之賊不教而殺謂之虐上下易置　荀子坐宥篇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嫚令謹誅賊也令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　韓詩外傳三卷子貢謂季孫曰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

猶之與人也○韓李筆解曰猶之當爲猶上

出納之吝○舊文納爲內釋文曰出尺遂反又如字內如字又音納本今作納吝力刃反舊力慎反　義疏本納爲內　唐石經納亦爲內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舊文子曰上有孔子釋文曰孔子曰不知命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義疏宋石經子曰上並有孔字　漢書董仲舒策引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無也字　韓李筆解本無也字　韓詩外傳六卷後漢書馮衍傳注文選王命論注文苑英華白居易試進士策問引文君子下並無也字

嘉應楊樾恩建舊校
南海陳韶桂文燦新校

四書考異

孟子梁惠王上

學海堂
仁和翟教授灝著

孟子見梁惠王○十一經問對問此見字何音對曰當音現下見上曰現兩相見曰見孟子受聘而至則有臣見君之禮非兩相見也

叟○金履祥孟子集註考證曰字當作家北山何文定公謂當連下文一句讀之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論衡刺孟篇述作將何以利吾國乎無亦字有作何　史記亦作將何以

王何必曰利二節○周禮小宰疏引文王何必曰利作何必曰

利王曰何以利而國危矣作則國危矣　史記魏世家惠王言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　司馬光資治通鑑述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何以利吾國云云胡三省註曰通鑑於此段前後書王因孟子文也中閒敘孟子答魏王之言獨改王曰君不與魏之稱王也　集註考證曰若從通鑑則孟子至梁時魏尙爲侯此章稱之爲王乃他日論集著書之時追書之耳當從呂氏大事記爲正蓋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　日知錄曰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稱父惠王爲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爲王者則非追尊之辭矣司馬子長知其不可通而改之曰君通鑑亦以此改作君何必曰利然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容諱也

上下交征利○周廣業孟子四考曰趙氏注征取也子長約舉孟子文作上下爭利征爭二字爲義迥別

不奪不饜○孫奭孟子音義曰饜一鹽切又於豔切　鹽鐵論地廣章曰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二句○鹽鐵論取下章引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略三字　三國志陳思王植疏曰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上下易置　宋書禮志載晉王導疏引此文亦略上句者也二字

王亦曰善○疏曰一說此是惠王悟孟子之言爲是而以已言爲非故亦應之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舊唐書裴漼傳引孟子曰理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

按通鑑述此章文於未有義而後其君下約識之云王曰善蓋從疏中後一說

顧鴻鴈麋鹿○楊時荆州語錄述文麋作麛

雖有此不樂也○太平御覽述無也字

詩云經始靈臺節○賈誼新書君道篇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臺近規之民裹糧而至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謂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

按此卽潤色孟子爲文賈子書中多有之後錄見其生憂民之憂舜人也西子蒙不潔諸條可互參詩辭少經之營之四字疑傳寫脫漏

王在靈囿○毛詩音義曰囿音又徐氏于目反

白鳥鶴鶴○大雅鶴作鶴　孟子音義張鎡云詩本作鶴鶴戶角切古字假借今依詩本音　說文解字引詩亦作鶴鶴　賈子新書禮篇君道篇各引此詩俱作皜皜　何晏景福殿賦皜皜白鳥文選注曰皜與鶴同　讀四書叢說曰禽名之鶴音涸在鐸韻鶴鶴之鶴音學在覺韻

按鶴疑雚之形似誤說文雚鳥之白也胡沃切

於物魚躍○音義曰物丁公著本作仞

按史記殷本紀充仞宮室司馬相如傳充仞其中者不可勝紀仞皆與物通令通志堂所刻孟子音義云丁本物作仍仍必誤字僭爲改正

而民歡樂之○音義曰本亦作勸樂

時日害喪子及女偕亡○音義曰害如字張音曷　尚書害作曷女作汝偕作皆古文尚曰害謦子及女皆亾害女字與孟子同

按趙氏章句云日乙卯日也害大也湯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集註不同乃別用孔氏尚書傳及裴駰史記解所引尚書大傳

填然鼓之○字鑑曰說文鐘鼓鼓字从支孟子塡然鼓之之鼓从支支音撲

不違農時六句○鹽鐵論通有章引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鼋鼈魚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　荀子王制篇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網罟毒藥不入澤淵池沼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

按逸周書大聚解云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且以并農力

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孟荀之言並本於此

數罟不入洿池○音義曰數七欲切丁張音朔　太平御覽水部述孟子洿字作汙

養生喪死無憾二句○歐陽文忠公集原弊論引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周禮遂人注曰廛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桑下有麻字　又載師疏曰注云廛無穀者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也云古之宅必樹者即孟子桑麻是也閻師疏亦曰庶人五畝之宅樹以桑麻　梁書張充與王儉書有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句　沈隱侯集究竟慈悲論引五畝之宅六句稱孟子為外典　路史皇覃氏論引文樹諱作蒔　欒城集河南府進士策問引文樹諱作植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周禮載師注引孟子則五十者可以衣帛上有則字下無矣字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毛詩小雅無羊正義引孟子曰七十者可以食雞豚

可以無饑矣○戴震訂舊趙注本注疏本宋刻九經本賈三復石經本饑字俱作飢下黎民不饑倣此　張栻孟子說蔡謨孟子集疏四書集編四書纂疏四書纂箋四書通諸本俱共下饑字作飢

按字書饑在八微居依切訓穀不熟飢在六脂居夷切訓餓

也音義皆不同此文應如各舊本爲飢下齊桓章重見此一段自屬飢字不誤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禮記王制斑白者不提挈方氏解義曰孟子言不負戴蓋負以背而戴以頂提挈則一以手而已其言互相備　又祭義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亦以頒爲斑　事文類聚續集述孟子文作斑白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八句○鹽鐵論水旱章引孟子曰野有餓莩不知收也狗彘食人食不知檢也爲民父母民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人則曰非我也兵也　漢書食貨志贊曰孟子亦非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野有餓莩而不知發　管子國蓄篇適美則市糶無與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無予而道有餓民故人君斂之以輕散之以重　鶴林玉露曰孟子云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檢字一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莩凶歲也法當發之　孟子集疏曰常平蓋古法孟子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斑氏食貨志檢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饑歲不發豈所謂常平乎周官司稼視年之上下出斂法正謂此耳　陸宣公奏議云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　册府元龜邦計部小序引孟子亦作犬彘

塗有餓莩而不知發○音義曰莩皮表切或作莩或作殍皆同丁氏音孚　後漢書仲長統傳注引文莩字作殍　四書纂箋曰廣韻四紙殍注音圮草木枯落也三十小殍注餓死曰殍亦

作莩十虞莩注音敷亦曰餓死皆一義也　字鑑曰莪从受漢書塗有餓莪孟子亦常作塗有餓莪莪與莩不同莩音孚說文草也毛晃云凡餓莪莪落字今从孚者益受變爲孚信之孚傳寫誤爾

按漢書音義莪讀蔈有梅之蔈顏師古謂與殍同白居易詩俱化爲餓殍則以叶入虞韻益殍亦有孚音而莩字未聞其讀蔈也

刺人而殺之○音義曰刺七亦切又七四切

以刃與政三節○馬總意林錄孟子孟子謂惠王曰虐政殺人何異刃耶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謂率獸食人且人惡之況虐政乎

庖有肥肉四句○新序雜事篇庖有肥魚廄有肥馬民有餓色鹽鐵論園池章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廄有肥馬路有餓人　古文苑揚雄太僕箴曰孟子蓋惡夫廄有肥馬而野有餓殍鮑彪注殍方九反　太平御覽述孟子曰廄有肥馬途有餓殍是率獸而食人也略二語　漢書王吉傳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爲大豬所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太肥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是乎毛奇齡曰此借孟子語疏而爲言

始作俑者三句○禮記檀弓孔子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文子微明篇曾以俑人葬而孔子嘆見其所始卽知其所終　羅苹路史注引韓愈曰俑當作踊言刑繁則踊貴踊象人足而用之

及寡人之身段○史記魏世家鄒衍淳于髡孟軻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　史記辨惑曰孟子初見梁惠王王泛問利國之說他日又以挫衄於鄰國之故求所以洒其恥者分明是兩節而魏世家云云文辭繆亂矣

東敗於齊長子死焉○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太子申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商君傳魏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南辱於楚○集註考證曰周顯王十年楚伐魏執白馬之口以水長垣之外十六年楚景舍取魏睢濊之間此所謂南辱於楚歟若昭陽伐魏敗魏師於襄陵取八邑則在梁惠王後十二年當顯王四十六年距孟子初見梁惠凡十四年矣

願比死者一洒之○山井鼎孟子考文曰古本一字作壹　宋刻本作壹　四書辨疑曰比當讀爲上聲比猶比方倣倣之也蓋將不顧其生願倣前之戰死者與敵決戰而雪其恥也

深耕易耨○音義曰耨奴豆切字亦作蓐音同　五經文字曰耨从木經典相承从耒久故不可改

仁者無敵○黃石公上略引古軍讖曰賢者所過其前無敵

孟子見梁襄王○讀書敏求記曰孟子見梁惠王見梁襄王並
嘗與暴見於王他日見於王同音現宣公前二見字無音學者
相承如字讀非也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周益公文集蕭之敏墓志引孟子嗜字
作者
沛然下雨○音義曰沛字亦作霈　初學記天類雨類兩述此
文皆作霈字
則苗浡然興之矣二句○說苑復恩篇曰天油然作雲沛然下
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音義曰由與猶同古字通用　宋九經
本由作如　增修韻略引孟子民之歸仁也由水之就下沛然
誰能禦之誤兼離婁篇文爲一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八節○藝文類聚述孟子曰齊宣
王問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者未之
聞也臣聞王坐堂上有牽牛過者王問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
吾不忍其觳觫而就死以羊易之是見牛未見羊此乃仁術足
以王矣
按此斷章之言苟足明事而已故不與本同
無以則王乎○集註曰以已通用　四書辨疑曰以王當各從
本字無以無以言也桓文之事既無以言則言王道可乎　慈
湖家記曰孟子凡與齊宣王言王皆如字耳後儒讀者多轉爲
去聲非也

按篆文以巳形相似史越以服爲臣漢張良傳羽翼以就皆以以爲巳荀子非相篇人之所以爲人者何巳也則又以巳爲以後篇本若以美然不以急乎不以泰乎皆以巳通用例觀之辨疑說似難信

以羊易之○杜夷幽求曰齊宣見屠宰羊哀其無罪以豕代之太平御覽引唐書高宗狩於陸渾晚次御營望見大官烹宰供膳謂侍中許圉師曰彼羊無罪就戮今欲以死獸易之可乎圉師對曰昔宋文侯見人欲將牛釁鐘因曰吾觀此牛觳觫無罪而就死也乃不釁鐘陛下取已死之鹿代欲刲之羊則堯舜之用心也

君子之於禽獸也六句○賈子新書禮篇曰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嘗其肉故遠庖廚仁之至也　大戴禮保傅篇曰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諫射雉疏引禮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按大戴保傅篇卽自賈子採錄而篇置不同文亦小異蕭子良引稱爲禮以其已入大戴書故矣而賈氏原書何亦稱爲禮也君子遠庖廚本禮玉藻文孟子述之故加有是以二字賈氏或因此一語遂并全段皆憶爲禮耶

予忖度之○毛詩音義曰忖本又作寸同七損反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何

不能加於百姓者何○後漢書張皓王龔傳注引作而

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節○後漢書注引孟子曰王曰不能不爲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爲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彊也爲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爲非不能也

按此亦張皓王龔傳注所引與孟子本經大殊郅惲傳注復引此節文却與本經無異一人一書各出如是可見唐時孟子本視他經爲尤錯雜

挾太山以超北海○音義曰超或作趨　後漢書馮衍傳張王等傳兩注皆引文太字作泰　墨子兼愛篇挈太山以超江河生民以來未嘗有也

爲長者折枝○陸筠翼孟音解以折枝爲磬折腰肢　四書辨疑曰舊說案摩手節此以枝爲肢體之肢字義本是然事却迂僻不可取爲長者屈折肢體止是卑幼常用易行之禮貌耳如斂手屈膝折腰之類說者宜云枝與肢通　四書賸疑曰折枝或扶杖二字之訛篆文折枝與扶杖適相類

老吾老四句○後漢紀孝安帝紀陳忠疏曰孟子有言老以及老幼以及幼天下可運於掌　晉書段灼傳引孟子曰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亦無句首老幼字　晁迥客語引孟子於老吾老上雜入中庸仁者人也四句

天下可運於掌○意林錄孟子曰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運掌中也下便接故推恩二句　後漢書注引孟子天下可運諸

掌何爲不能加於百姓乎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四句○說苑貴德篇引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所有而已

以若所爲三句○後漢書劉元傳注孟子對梁惠王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也誤齊宣爲梁惠

弱固不可以敵彊○宋高宗石經彊字作强

盍亦反其本矣○石渠意見補缺曰盍當盍字之誤　物觀孟子考文補遺曰足利本盍作盍

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宋人讀書隅見引孟子曰無恆產者無恆心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爲能

放辟邪侈○音義曰侈丁本作移是罔民也○音義曰丁作罔民

按移與罔義無可解丁本有然謂必丁氏偶誤而後篇答滕文公問辭音義亦云侈諸本作移罔或本作罔則二字誤不獨丁氏一本且不獨此篇一處矣

必使仰足以事父母○後漢紀馬融曰古之足民俾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則盍反其本矣○古今韻會曰盍或作盇孟子則盍反其本矣　字義總略曰盍盍二字古通用今以則盍反其本矣妄改作盍誤

按盍與盍未應通用以語氣玩之上云盍亦猶帶疑辭此云

則盍乃是決辭一層轉進一層用字各有意義未可輕信近
代字書漫爲移易

樹之以桑○宋石經樹諱作植

可以衣帛矣○荀子大略篇注引文矣作也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荀子注引作無失其時

按彼注引下文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與前章數口無饑文
異故以斷屬此章

皇清經解卷四百七十一終

漢軍樊封舊校
南海陳韶桂文燦新校

學海堂

四書考異

仁和翟灝教授著

孟子梁惠王下

王語暴以好樂○捫蝨新語曰樂當如悅樂之樂而世讀爲禮
樂之樂誤矣莊暴此章惟鼓樂讀如字其他獨樂樂與衆樂樂
亦悅樂之樂也不然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夫乃非類乎

王嘗語莊子以好樂○四書釋地續曰莊暴齊臣君前臣名禮
也暴對孟子猶三稱名而孟子于王前不一斥其名而曰莊子
此爲記者之誤

由古之樂也○孟子考文曰古本由作猶　宋石經舊趙注本
俱作猶古之樂　四書釋地三續曰或問子解今之樂由古之

樂爲歡樂之樂但古之樂三字別未見曰左傳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非歟

獨樂樂與人樂樂○石渠意見曰以爲上樂字當音洛似乎有理不知集註如何將下樂字音作洛　閻若璩潛邱劄記曰陳善說此樂字皆當爲悅樂之樂眞通人之言也郝氏孟子解亦云樂樂猶云樂其樂上樂謂好下樂謂所樂之事也至所樂之事卽下文鼓樂其一也　田獵又其一也　儀禮鄉射禮請以樂於賓音義曰下樂音洛又皆如字　黃石公兵略君人者作樂以宣之使不失其和有德之君以樂樂民無德之君以樂樂身　後漢書臧宮傳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　晏子春秋雜上篇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也說苑載晏子語同

按朱子依舊注讀上樂如字儀禮兵略均堪爲證左陳氏欲讀諸樂字盡爲悅樂觀晏子春秋及後漢書亦不爲無因舊注所倚既屬有經傳大與其他子史中依稀之說終恐難爲據

不若與人○司馬溫公集獨樂園記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俱合問答爲一

聞王鐘鼓之聲○宋石經宋刻本鐘字俱作鍾下倣此

百姓聞王車馬之音前段○困學紀聞曰陳蕃諫梭獵曰齊景公欲觀于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與馬之音舉

首顒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爲一事

吾王之好田獵○毛詩盧令正義引文無之字又以通段俱孟子謂梁惠王辭

今王好樂於此○後漢書馬融傳注引文王下有頗字

何以能田獵也○盧令正義引無以字

今王與百姓同樂○馬融傳注引文同下有其字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漢書揚雄傳羽獵賦曰文王囿百里民尚以爲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　後漢書楊賜傳亦云昔文王之囿百

於傳有之○毛詩靈臺正義引孟子作書傳有之　文選羽獵賦注引無於傳二字

若是其大乎○太平御覽述作何其大也

方四十里○穀梁傳成公十八年疏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三十里　後漢書楊賜傳任芝樂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爲大注曰孟子齊宣王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人猶以爲大此云文王百里齊宣五里與孟子不同也　後漢紀樂松曰昔齊宣王囿五十里

按疏引傳云天子之囿方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所云傳者未實明爲何書靈臺詩毛傳但有天子囿百里諸侯四十里二語惟周禮敘官閽人疏引白虎通與此疏引傳文正同而今所有白虎通亦未見公羊傳注說囿

處則云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究論之似當以十里七
里五里爲是蓋準天子圃俱十分域中地之一也若大國當
有圃四十里則民不爲大矣詩正義謂百里四十里是解正
禮乃偏祖毛傳之過

芻蕘者往焉二句○世說新語政事門注引全章文無雉兔者
一句　文選上林賦注引作芻蕘者往也雉兔者往也　太平
御覽苑圃門幷作芻蕘雉兔者往焉

與民同之二句○後漢書楊震傳注引上民作人下民作猶
漢三輔黃圖苑圃卷引作與民同其利也

臣始至於境二句○禮記曲禮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集註
引禮作入國而問禁

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世說新語注引作是以四十里
爲穽國中也　太平御覽作是以四十里爲穽也　劉逵三都
賦注引亦無方字

民以爲大○文選注民作人
按章懷李善等改民爲人皆以避唐太宗諱今本往往于一
段文中人民字雜出並見此蓋由唐以後傳刻追復而復之
有所未盡

爲能以大事小○集註考證曰小事大大字小春秋左氏傳凡
兩出孟子並作事而集註解事小爲字者本古語也　陳后山
集擬御試武舉策仁者能以大事小樂天者也智者能以小事
大畏天者也合下節爲一辭

文王事昆夷○舊文昆爲混孫氏音義曰混丁音昆　宋石經爲混　增修韻略引孟子文王事混夷　疏曰詩箋云文王伐昆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也

故太王事獯鬻○趙曄吳越春秋古公積德行義爲狄人所慕薰鬻戎狄而伐之注曰薰鬻孟子作獯鬻史記作薰育漢書匈奴傳作葷粥音同

寡人好勇○新序以此合後章好色爲一段語有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等文詳著于後　太平御覽以寡人有疾寡人好勇爲梁惠王言

王赫斯怒○毛詩音義曰斯毛如字鄭音賜盡也

以遏徂莒○大雅以按徂旅音義曰按本又作遏　孟子疏曰莒旅不同者莒者密之近地詩言密之衆孟子言密之地其旨同也

以篤周祜○詩正義本篤下有于字　顧氏九經誤字曰詩以篤于周祜石經監本同今本或無于字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說文繫傳通論篇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孟子曰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怒不爲暴退而整其旅故能安天下民也

按武王必文王說而申言仍作武王恐難歸咎傳寫

天降下民七句○泰誓降作佑惟曰其助作惟其克相寵之作寵綏無惟我在三字天下曷敢作予曷敢古文尚書佑丁民詓虐商紂虐作惟天降下民七句○泰誓降作佑惟曰其助作惟其克相寵之作寵綏無惟我在三字天下曷敢作予曷敢古文尚書佑丁民詓虐商紂虐作惟天降下民七句○泰誓降作佑惟曰其助作惟其克相寵之作寵綏無惟我在三字天下曷敢作予曷敢古文尚書佑丁民詓虐商紂虐作惟天降下民七句○泰誓降作佑惟曰其助作惟其克相寵之作寵綏無惟我在三字天下曷敢作予曷敢古文尚書佑丁民詓虐商紂虐作惟天降下民七句○泰誓降作佑惟曰其助作惟其克相寵之作寵綏無惟我在三字天下曷敢作予曷敢古文尚書佑丁民詓虐商紂虐作惟天降下民七句○泰誓降作佑惟曰其助作惟其克相寵之作寵綏無惟我在三字天下曷敢作予曷敢古文尚書佑丁民詓虐商紂虐作惟天降下民七句○泰誓降作佑惟曰其助作惟其克相寵之作寵綏無惟我在三字天下曷敢作予曷敢古文尚書佑丁民詓虐商紂虐作惟天降下民七句○泰誓降作佑惟曰其助作惟其克相寵之作寵綏無惟我在三字天下曷敢作予曷敢古文尚書佑丁民詓虐商紂虐作惟天降下民七句○泰誓降作佑惟曰其助作惟其克相寵之作寵綏無惟我在三字天下曷敢作予曷敢古文尚書佑丁民詓虐商紂虐作惟

忠　疏曰趙注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其句以四方爲下文　困學紀聞曰趙氏不見古文尚書故以寵之斷句　饒雙峰講義曰書言寵綏四方指君而言孟子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有罪無罪指紂而言孟子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書之越厥志指己而言孟子越厥志指民而言　讀四書叢說曰集註謂所引與今書文小異朱子隨孟子解故義亦小異葢古者以竹簡寫書簡册煩重非如今以紙刷印易辦古人多是以口相傳故古書所引多有不同者

一人衡行於天下○音義曰衡丁氏音橫云詳注意卽依字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太平御覽述孟子曰武王一勇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勇而安天下之民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曰齊雪宮故址在臨淄縣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

按今晏子春秋無此語當因下文述晏子事遂訛孟子爲晏子也

有人不得○趙岐章句曰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其志也作一句讀　十一經問對曰有字是句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是句或曰有人當作人有　韓昌黎集送齊皞下第序吾觀于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讀作人有

樂民之樂者節○文子精誠篇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賈子新書禮篇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

樂者民亦樂其樂俱以憂句處樂句前　三國志注曹冏六代論曰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　太平御覽人事部樂憂二門並述孟子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

按民字爲唐代所諱御覽編于宋太平興國時其諱已革若此類之民字作人或由其原據經本如此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春秋問下篇景公出遊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至於琅琊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遊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遊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君之遊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遊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籍長幼貧氓之數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癃老者七十人賑贍然後歸也　管子戒篇威公將東遊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玡司馬曰亦先王之遊也何謂也對曰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　洪邁容齋三筆曰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非傳記所載容有相犯乎

按管晏二書俱有後人附託或反從孟子襲入之歟上條文子之言恐亦如是

吾欲觀於轉附朝儛○疏曰據梁時顧野王釋云濰水名出南陽恐誤濰爲儛　太平寰宇記轉鮒在萊州掖縣左思齊都賦曰轉鮒朝舞奇觀所說又晏子春秋景公謂曰吾欲遊轉鮒朝舞循海而南也附字作鮒　陳士元孟子雜記曰朝如朝夕之朝衞有朝歌齊有朝儛皆以俗好嬉游故名其地

比於先王觀也○音義曰觀丁音貫亦如字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段○左傳莊公二十一年正義引孟子諸侯朝天子曰述職天子曰巡守守者守也越述職句于巡狩前而述職者二句略去巡狩者二句變文　虞世南北堂書鈔引孟子朝曰述職

春省耕而補不足二句○說苑修文篇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

吾王不遊四句○文選東京賦注引晏子曰吾王不遊吾曷以休吾王不豫吾曷以助

按此與今本晏子又略不同寰宇記所引轉鮒朝舞循海而南亦然益百家之書尤多竄易

一遊一豫○左傳昭公二年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注曰譽遊也宣子遊其樹下夏諺曰一遊一譽爲諸侯度

睍睆黃鸝○音義曰睍古縣切字亦作睊

按廣韻睍與睊蠲同紐音義古縣切者縣實縣之本字其加

心者俗作州縣者借也朱子集註仍音古縣今或泥認州縣字讀眴去聲非

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蘇軾書傳伊訓篇引孟子從流上而忘反謂之游

樂酒無厭謂之亡○翼孟音解讀樂酒若樂山樂水　太平御覽述文亡作忘

按音義丁公著音兩厭字俱一兼切厭當讀平聲

惟君所行也○宋石經脫行字

蓋徵招角招是也○翼孟音解以招爲韶

人皆謂我毀明堂○魏書賈思伯明堂議引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

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禮記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關市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正義曰此夏殷法周則有關門之征　孟子疏曰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罰之司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稾此而推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必皆無者蓋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故孟子于宣王之一時亦以此引之以救弊矣

罪人不孥○漢書景帝詔述文孥作帑

老而無妻曰鰥八句○禮記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

天下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周謂禮記解曰孟子言鰥寡獨孤輕重之序也王制以孤獨矜寡爲序禮運以矜寡獨孤爲序何也常餼多寡有二等故王制以重者先之禮運以輕者先之也就二等之中則矜于寡爲重獨于孤爲輕蓋孟子言幼而無父則孤爲重作記者言少而無父則孤爲輕　尚書大傳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必先施此使無失職　周書大聚解老弱疾病孤子寡獨惟政所先　管子輕重揆度篇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死者上必葬之又輕重已篇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食

哀此煢獨○小雅煢作惸　宋石經孟子作煢　楚辭章句引詩作煢　後漢書章帝詔引經曰惠此煢獨

乃積乃倉乃裹餱糧○音義本餱字作糇　大雅乃俱作迺　毛詩音義曰餱字或作糇糧本亦作粻　集註考證曰積當作子賜反　干寶晉紀總論文選招隱詩注俱引詩餱字作糇

按詩正文積字無音于毛傳音之曰子智反正文下當是偶傳脫也孟子音義集註亦俱不著音蓋承詩音義而未檢及于傳金氏檢傳補之甚是

思戢用光○大雅戢作輯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宋刻本舊趙注本裹糧皆作

裹囊　史記周紀公劉自漆沮渡渭行者有資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太王好色內無
鹽鐵論取下章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
怨女外無曠夫
寡人好色○新序雜事篇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
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
曰太王好色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
及姜女聿來胥宇太王愛厥妃出入必與偕當是時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
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
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莒以篤
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戰國策王
斗見齊宣王曰昔先君桓公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
好士

按新序不惟合前章異云梁惠王謂孟子亦異
古公亶父○孟子考文曰古本父作甫　舊趙注本作甫　南
軒孟子說孟子集疏皆作甫
率西水滸○晉紀總論引詩率字作帥
聿來胥宇○新序作相宇
內無怨女二句○詩邶風雄雉正義引書傳曰外無曠夫內無
怨女上下易置
有世臣之謂也○文選別賦注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

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臣非但見其高大樹木也爲有累世修德之臣也後二語蓋章句文

左右皆曰賢○宋史鄒浩傳引孟子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又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俱省二爲一

按陳古靈文集策問有云孟子戒時君以三愼用人孟子別無三愼文蓋即用此趙氏總注而略失其意

左右皆曰可殺節○舊唐書崔元亮傳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遽寘于法

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太平御覽刑法部述作而後

賊仁者謂之賊節○詩大雅民勞正義引孟子賊仁曰賊賊義曰殘　說苑指武篇武王問周公曰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公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爲匹夫王攻失其民者也何天子乎

聞誅一夫紂矣○俞文豹吹劍錄引作獨夫

未聞弒君也○孟子考文曰足利本君上有其字　文選檄吳將校部曲注引孟子有其字

孟子見齊宣王曰○注疏本宋石經本考文本見皆作謂　後漢書劉元傳注引此節文作謂齊宣王

爲巨室○呂氏特君覽齊宣王爲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

按孟子巨室之言疑即覩斯而發又戰國策王斗謂齊宣王

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疑卽影脫孟子下一節言以屬王斗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戰國燕策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用蘇代代爲齊使燕燕王問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臣代欲以激燕王以厚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之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毛鹿壽說燕王以國讓子之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願爲臣三年燕國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宣王令人說太子平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反攻太子平構難數月百姓離意齊宣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吳師道補註曰通鑑大事記齊伐燕在赧王元年正宣王時事策與孟子合甚明　資治通鑑周赧王元年齊王令章子伐燕王問孟子云云不聽已而燕人畔是歲齊宣王薨子湣王立　史記燕世家燕國大亂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王因令章子伐燕　古史孟子傳齊湣王因燕噲之亂伐而克之諸侯謀救燕孟子勸湣王反其耄倪云云又田敬仲世家燕世家俱言湣王伐燕自註曰史記言孟子勸齊伐燕是不考孟子也而孟子稱齊宣王伐燕亦失之矣　朱子或問曰問伐燕之事孟子以爲宣王史記荀子以爲湣王而司馬溫

公通鑑從孟子蘇氏古史從史記荀子孰爲得耶曰此無他可考問孟子必不誤耶曰想潛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故改爲宣王耳溫公通鑑中自移了十年據史記潛王十年伐燕今溫公信孟子改爲宣王遂硬移進前十年　又文集答曹子野曰史記以爲潛王却是考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日不喜孟子到此却又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似亦是可疑　輔廣孟子答問曰伐燕實是潛王時事恐是後世傳寫誤以潛作宣耳　黃氏日抄曰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卽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書于宣王已歿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注亦稱齊宣王是也齊潛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七十城是卽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歟者也此又一事也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止稱王者作孟子時潛王尙在未有謚之可稱趙注亦止稱王是也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章止說齊王不應亦指伐噲爲齊宣王事　集註考證曰史記年表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乃齊宣王之七年明年魏惠王卒襄王立齊宣王十九年卒潛王立燕噲之七年乃潛王之十年表但書噲子之皆死而並不言齊伐燕齊世家亦不及伐燕事年表世家兩無明文而孟子乃爲最詳其次詳見戰國策云云此溫公通鑑所據以系之宣王者也但年表以齊威

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湣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湣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朱文公云移此十年考異亦無他據按溫公考異于此時之年大抵以竹書爲正而不盡從年表竹書魏惠王之三十六年未卒明年稱後元年又十六年卒呂文成謂竹書紀前代事雖多訛謬然其書戰國時必可信也況是魏國之史其書魏國之年必實于史記年表矣年表于魏年既誤則其于齊年安得盡無所誤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謂爲湣王者荀卿所聞也史遷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且溫公固疑孟子者通鑑尚取孟子爲正文公尊孟子者序說及集註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爲差雖曰疑以傳疑而後人將以爲實且益資非孟子之據矣故伐燕之事雖微戰國策亦當一以孟子爲是況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或曰荀卿事齊宣王三爲祭酒宣王伐燕卽蒞荀卿爲宣王諱過見湣王之不善故以伐燕歸之文公嘗謂孟子弟子爲孟子諱故以湣王爲宣王愚亦謂荀卿爲宣王諱故以伐燕爲湣王　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曰史記燕世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通鑑從孟子不從史記是矣但繫伐燕事于宣王二十九年當赧王元年丁未余謂此時孟子去齊已久安得見其取之與復叛也且以宣王爲卒是年于是上增威王十年下減湣王十年紛紛遷就湊合不過欲以伐燕事屬諸宣王以信孟子耳然與屈齊之年數以從

孟子在齊所事始終一宣王耳安得有湣王事入于孟子書哉先儒乃舍本經明文漫信子史卽子史亦未細究而堅斷伐燕者必是湣王今考荀子惟王霸篇云齊閔南足破楚西足詘秦北足敗燕中足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注云閔湣同此外無及齊湣王處則荀但言敗燕而已並未言因何事敗之七雄時攻戰不息湣王四十年中寧別無敗燕事齊策言司馬穰苴爲齊閔王却燕晉便足當之矣荀卿此語殊不足印證孟子明言湣王伐燕噲獨一史記耳朱子言史記却考他源流來所謂源流者卽荀子耶抑別有一書耶史遷于戰國時事大抵多源國策國策之書其言雖多捭闔縱橫之言其事則皆親見直書之事伐燕始末紀錄甚詳

燕曷若屈燕之年數以從齊爲尤信孟子乎何則六國表燕王噲五年乙巳讓國與子之當湣王八年七年丁未噲及子之死當湣王十年後二年燕立太子平是爲昭王當湣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于宣王十九年丁酉以前以合孟子游齊之歲月則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仆燕而儲子正爲相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伐燕而章子正與遊者也三十日而舉燕國卽五旬舉之之謂五偶誤爲三也種種皆合安得起文正于九原而面告之

按孟子于去齊日追溯其始曰於崇吾得見王王亦追憶之曰得侍同朝甚喜明孟子去日之齊王卽初至日之齊王也孟子曰王猶足用爲善明宣王可當之湣王不能當也然則

不若荀子之仿佛一語遷作燕世家前後悉襲其成文而惟以一宣字改滑此其故要以與己年表乖違有心遷就救護之耳溫公移下宣王十年未嘗不是遷就然有孟子書可尊信得以無譏史遷不考孟子冒昧改易直謂之譌謬可矣朱子乃專信之反以議溫公信孟之未是遂幷疑孟子之見事不明孟氏門人之徇私曲諱大儒之言不敢妄論而蓄疑莫質後學未自安焉或人之問朱子雖荀卿仿佛一辭猶舉及之獨于國策之始末詳明者反置弗道朱子答或人竟云無他可考豈朱子以短長之書不足寓目故未之一檢耶金氏謂荀卿爲宣王諱似亦未考荀書其云雖微國策一當以孟子爲信況又有國策之可據實千古定論也黃氏巧爲調人祇曲說得一宣字通于此而章文轉令盡不可通何者易王初立未見設施不當云燕虐其民民避水火齊所取僅十城不當云今又倍地現有易王爲君不當云謀燕衆而置君捉襟而肘見納屨而踵決其黃氏之謂乎閻氏欲移燕年從齊未嘗不可而同一遷就不必更多此舉

或謂寡人勿取○資治通鑑述文勿取下有燕字

五旬而舉之○戰國齊策田臣思曰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不與是天以燕賜我也王曰善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吳師道註曰此齊宣王所謂五旬而舉之者大事記改三爲五

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史記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今

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索隱曰此語與孟子不同　戰國策亦錄此語吳註曰使無孟子之書則人將謂此言之信乎要之聖賢決無是事也

湯一征自葛始餚○仲虺之誥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古文夷字作尸怨字作宛後字作逡來字作徠　集註考證曰孟子引多天下信之一句其餘文中多者六字異者四字民望之至民大悅七句孟子自言故集註云兩引書　初學記述此餚文自葛始始作載民望之民作人　文選沈約樂遊苑詩任昉勸進牋二注俱引孟子湯始征自葛東面而征西夷怨三句○荀子王制篇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楊注但引湯事爲證　後漢書班固奏記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

已

按公羊僖公四年傳已云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蓋本詩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而以意言其歸王朝爲西征也荀卿以奚爲後我語牽入之且兼言南征北怨兩聖兩事遂若不可復析

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太平御覽天部述文作人望之

五經文字曰霓五結反又五兮反

歸市者不止二句○呂氏愼大覽湯立爲天子夏民大悅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

誅其君而弔其民三句○大戴禮主言篇孔子曰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弔其民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則民說矣

按如大戴禮及呂覽此數句恐亦非孟子自言

徯我后○宋石經徯字作傒

王往而征之○文選孔融論盛孝章書注引孟子作而王征之

鄒與魯鬨○音義曰鬨張胡弄切云鬬聲從鬥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字從鬥與鬥不同丁又胡降切　宋石經孟子集疏

四書纂箋皆從鬥作鬨　別雅曰鬨鬨本非一字而形聲相近字書往往譌錯不清廣韻絳部鬨音同巷而注引說文鬬也又引孟子鄒與魯鬨易門爲門正韻鬨字註又引揚子一鬨之市

易門爲鬥今讀者莫知適從

按說文鬨字下解云鬬也引孟子此語爲證而其音爲下降切丁公著讀此亦作胡降則雖從鬥之字自有巷音又廣韻云凡從鬥者今與鬥戶字同則二字直可通用矣此章言鄒君臣不能愛民民亦不愛其上而賈誼新書有云鄒穆公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于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期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入福往者福來與孟子言事適相反而愛出愛入亦與出爾反爾之語相直豈穆公自奉孟子之教大自省悟力行仁政乃得民之親愛有

如是耶

效死而民弗去○四書辨疑曰民字本衍宜進下章效死勿去爲正

齊人將築薛○戰國策靖郭君將城薛齊人有以三言諫者乃輟城高誘注曰靖郭君齊威王子

昔者大王居邠○日知錄曰唐書言邠州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改爲邠今惟孟子書用邠字蓋唐以後傳錄之變也

按說文邠字下云周太王國重文作豳是邠實古字漢書匡衡疏太王躬仁邠國貴恕已用之師古注曰邠卽今豳州師古尙在開元前得云傳錄變乎

爲可繼也○文選難蜀父老注引無也字

彊爲善而已矣○舊趙注本彊字作强注文以平聲讀

昔者大王居邠後段○毛詩大雅綿篇傳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　家語好生篇與毛詩傳略同　莊子讓王篇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

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篋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于岐山之下　呂氏春秋開春論淮南子道應訓俱與莊子略同　書大傳略說狄人將攻大王亶甫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每與之至無而攻不止大王贍其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欲君之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也遂策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國人之束修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　孔叢子居衛篇與書大傳略說略同　吳越春秋大伯傳古公爲狄人所慕薰育戎姤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所養國所以亡也而爲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甑而歸古公　說苑至仁篇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其百姓故事勳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曰土地也于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　毛詩正義曰莊子呂氏春秋書傳略說與此傳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云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說言菽粟明國中所有莫不與之故

鄭于稷起及易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亦與之　史記孟子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大王去邠是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異　劉子新論隨時篇昔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說

按桑柔詩具贅卒荒傳訓贅爲屬疏曰謂繫綴而屬之故書大傳述爲贅其耆老依此則屬可如字讀

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宋刻九經本所下無以字

列子說符篇牛缺謂盜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　盬鐵論刑德章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

魯平公將出章○風俗通義窮通卷魯平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君將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吾不遇於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後漢書馮衍傳注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曰它日君出必命有司所之今已駕矣敢請公曰吾將見孟子倉曰君何以輕身以先于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子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君將來見嬖人有臧倉者沮君是以不來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劉節廣文

選魯平公與齊宣王會于鳧繹山下樂正克備道孟子于平公
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不見乎
按後漢趙壹傳注曰孟軻欲見魯平公臧倉譖之此平公欲
見孟子豈孟子欲見平公章懷言繆也李師政辨惑論孟軻
于魯不憾臧倉之蔽其繆益甚
曰否○音義曰否本亦作不音同
按不實否之本字舊惟方久一切凡經典不俱無音應如字
讀方久耳廣韻別入十八尤甫鳩切弗也集韻又入八勿逋
骨切無也今普天下悉讀逋骨習忘其初亦讀書者之一蔽
然以萬章篇否不然之言論之似兩字在古先原具兩音此
否亦作不而孫氏申其音同亦可見他處之音或自有異

詘椎椓衣衾之美也○注疏本宋石經本椓字作椁　南軒說
集編集疏纂箋俱作椁
嬖人有臧倉者沮君○音義曰沮本亦作阻各隨字讀之　邢
昺爾雅疏引無者字
止或尼之○音義曰尼女乙切丁本作屜云居字　賈氏石經
誤尼爲泥　爾雅注引孟子行或尼之疏曰孟子止或尼之此
云行或尼之所見本異或傳寫誤
行止非人所能也○四書辨疑曰中原古註本非人之所能也
有之字則文備蓋自南遷之後南方本傳寫差脫耳　風俗通
義引有之字　集疏本宋刻九經本能下俱有爲字　事文類
聚別集引有爲字

吾之不遇魯侯○論衡刺孟篇引文吾作予　後漢書趙壹傳注引作余　風俗通義引遇下有於字

焉能使子不遇哉○李文公集答皇甫湜書引文焉作安哉作乎

皇清經解卷四百七十二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四百七十三

四書考異

孟子公孫丑上

管仲晏子之功○昭明文選阮嗣宗詠懷詩注引孟子省作管晏之功

曾西蹙然曰○音義曰蹙趣同　說文解字引孟子曰曾西orz然　禮記曲禮注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

按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時稱曾申爲曾子也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曾子亦是曾申記述曾子語獨多未必皆子輿子矣經典序錄云申字子西曾參之子而趙氏以西爲曾子孫集註因之王伯厚謂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

學海堂
仁和翟教授灝著

西爲申之字無疑

曾西艴然不悅○音義曰艴丁音勃張音拂

按音勃爲是論語色勃如說文引之勃字爲艴

曰管仲○四書辨疑曰自子誠齊人也下連此節皆孟子言此處不當又有孟子發語之辭曰本衍字無疑

由反手也○音義曰由義當作猶古字借用耳下皆倣此　程伊川子上神宗書引文作猶

且以文王之德○宋刻九經本無以字

今言王若易然○孟子雜記曰或讀然屬下文

按後文云今時則易然也知此然字必不當屬下

猶運之掌也○文選枚乘上書注引孟子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又鮑照升天行注引無之字

紂之去武丁○後漢書班固傳注引無之字

微仲○漢書古今人表作微中

按呂氏春秋仲冬紀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紂也中衍益卽微仲禮檀弓云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史記謂立微仲是已

膠鬲○音義曰鬲丁隔歷二音　路史夏紀論引此段文作膠革

相與輔相之○音義曰丁本作輔押押音甲義與夾同

一民莫非其臣也○文選東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文民俱作人

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音義曰鎡或作茲　漢書樊酈滕灌等傳贊引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　禮記月令正義引孟子齊人曰雖有鎡銂　賈思勰齊民要術亦作雖有鎡銂說文解字曰欘齊謂之鎡銂廣雅曰鎡銂鉏也　唐書隱太子傳贊亦作鎡銂　周禮薙氏注萌之者以茲其茲其亦卽鎡基　意林錄孟子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齊人譏管晏儀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若久塗炭則易政如渴不擇飲也

按馬氏鎣孟子蓋惟智慧四語儀者二語餘三語則以己意隱括也戒菴漫筆舉之脫去渴不擇飲句謂其八句悉馬所見別本孟子如此未然

雞鳴狗吠相聞○莊子胠篋篇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

相聞

按此必時俗語故老子亦云樂其俗安其居隣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百家之書凡非孟子後時而其辭有同者如挾山超海杯水車薪絕長補短過化存神之類均當持此論觀

而達乎四境○事文類聚後集兩引而俱作以

孔子曰德之流行節○呂氏離俗覽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

民之悅之○文選論盛孝章書注引孟子作民悅而歸之又馬汧督誄注作民悅之

故事半古之人○陸機豪士賦序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

益得之于時勢也用孟子語而以事爲才

則夫子過孟賁遠矣○趙彥衞雲麓漫鈔述六一先生語云孟子勇過賁育

不膚撓○舊趙注本音義本撓字从木作橈奴効切　五經文字曰枉橈之橈女絞反俗从手者撓擾之撓火刀反　韓非子顯學篇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

按韓非所稱漆雕之議上二語與此文同下二語與曾子謂子襄意似其漆雕爲北宮黝字歟柳子襄之出于漆雕氏也韓言儒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漢志儒家有漆雕子十二篇其書久亡無能案驗矣

思以一毫挫於人○宋本舊趙注本四書纂箋四書通毫字俱作豪　文選七啟注引孟子作思拔一毫

舍豈能爲必勝哉○四書辨疑曰施非助辭宜以施舍爲名舍豈能上本合有施字蓋傳寫之脫漏也

按古人二字名或稱一字如紂名受德泰誓但稱商王受曹叔名振鐸國語但稱叔振晉文公名重耳左傳但稱晉重魯仲孫氏名忌春秋經定六年但稱忌孟施舍即不脫字亦不嫌其自稱舍也

夫二子之勇○秦淮海集浩氣傳作夫二子之養勇

然而孟施舍守約也○蘇濂石渠意見補缺曰守約蓋守氣之誤觀下文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可知不然孟施

舍何以既守約又守氣而又不如曾子之守約歟

吾不惴焉○音義曰丁本惴作遄音揣　王若虛孟子辨惑曰

不字爲衍不然則誤耳　石渠意見曰葢吾亦惴焉之誤辨疑

亦曰疑爲亦字

氣之帥也○音義曰帥所類切或音率本亦作師

志壹則動氣二句○程子遺書李端伯傳師說曰壹與一字同

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　蘇軾孟子解述孟子曰志一

則動氣氣一則動志

今夫蹶者趨者○音義曰蹶音厥又居衛切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春秋繁露循天道篇引文氣下有者也

二字　後漢書劉般傳注引文無吾字　蘇長公集韓文公廟

碑引文我作吾　文選答賓戲孟軻養浩然之氣注引項岱曰

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據此似舊本有作皓然者

至大至剛○章句曰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連下以直二

字爲句　程子遺書伊川曰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闕一不可

如坤所謂直方大方卽剛也又曰至大至剛以直不言至直此

是文勢若治世之音安以樂怨以怒粗以厲皆此類　張栻孟

子說亦引坤爻爲證連下以直句　朱子孟子或問曰問趙氏

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而程子從之子之不從何也曰程子之

前固有以至大至剛四字爲句者矣則此讀疑有所自來不獨

出于俗師也　語類曰遺書以李端伯所錄更精故冠之篇首

然端伯載明道所言以至大至剛爲句以直二字屬下句及楊

遵道錄伊川之言則曰先生無此語斷然以至大至剛以直爲
一句二說正相牴牾曰至大至剛以直趙臺卿如此解直養之
說伊川嫌其以一物養一物故從趙注舊嘗用之後來反復推
究却是至大至剛作一句以直養而無害作一句者爲得孟子
之意蓋聖賢立言首尾必相應如云自反而縮便見有直養意
思集養之說亦然端伯所記明道語未必不親切但恐伊川又
自主張得別故有此議論今欲只從明道之說也又曰程子以
直字斷句則養字全無骨肋
則塞于天地之間○文選雪賦注引文于字作於　宋刻九經
本于字作乎　後漢書劉般傳注引作塞乎又脫下有也字
蘇轍欒城集浩然堂記引作塞乎

按孟子自引詩書外例皆用於字此獨爲于可疑而舊趙注
本亦自爲于蓋其變體久矣
無是餒也○湛冲靜語曰無是當讀斷謂無是氣則道義餒後
又一餒字謂無道義則氣餒　五經文字曰餒從委飢也經典
相承別作餧爲飢餒字以此爲餒飼之餒字書無文
非義襲而取之也○四書纂箋曰按朱子格言云非義當一讀
蓋非義則是襲而取之者若三字連則不成文理今按集註與
此不合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章句曰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
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但必勿忘其爲福而亦
勿汲汲助長其福也讀事爲福　疏曰言人之所行不可必待

有事而後乃正其心而應之也惟在常存正心于事未然之前耳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以心字屬在上句　程子遺書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曰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又謝顯道記語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又伊川文集載周孚先問曰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心若助長便是忙也並以心屬上句　又侯世與曰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　楊時南都語錄曰事說勿正則可心說勿正則不可某嘗疑勿正心似非聖賢語及見正叔先生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乃知正叔讀書直是不草草地　朱子偶讀漫記曰東坡手書煮猪肉法引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知前輩讀此皆依古注勿正爲句絶非獨程先生也作正心者其始于王氏乎然文勢亦或有之未可直以爲非故子子集註兩存之　陸九淵孟子說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孟子中有兩正字同義此與言語必信非以正行是也勿正下有心字則辭不虧勿忘上無心字則辭不贅此但工于文者亦能知之　輔氏答問曰勿正心謂勿以其心預期之也若大學所謂心正則心體得其正耳其語意固不同也　楊簡慈湖遺書曰孟子勿正心謂夫人心未始不正無俟乎復正之　十一經問對曰上下必有闕文先儒點句到此亦難定奪無非强解　四書辨疑曰勿正勿忘之間難容更有心字勿忘上只當有一亦

字心字蓋亦字之誤又此節與上段文不相接必有事焉上疑有脫簡今不可考　日知錄曰倪文節思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傳寫之誤以忘字作正心二字禮祭義見聞以俠無鄭氏曰見聞當爲闕史記持梁刺齒肥索隱曰刺齒當爲齧論語五十以學易朱子曰五十當作卒此皆古書一字誤爲二字之證蓋二勿忘作文法也

按趙注又云宋人云云喻人之情邀福者必有害天下人行善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是猶農夫不耘其苗也其邀福欲急得之者猶此揠苗人也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福故爲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求其福合通段凡十見福字古文福但作畐中筆引長形便類事舊本孟子當作必有畐焉故趙氏注之如此疏先略順趙注云不可但正心於爲福然後行仁義也隨據今事字說云人之所行不可必待有事而後乃正其心而應之也所以云福之故未有一語明之蓋當宋之初傳本已別作疏者不及見畐字之舊經矣經文既不及見而注中纍纍承說仍不以其突出致疑一爲徐揣其故亦不嫌其與已說不屬少加辨通作疏之士非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乎後來諸儒惟聚訟於心字之上屬下屬而此事字之異於舊經從未有因趙注進測之者近人槩置古注高閣抑又無怪其不知矣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意林錄孟子宋人有閔其

苗不長揠拔之使其長　論衡自然篇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揠之　說文繫傳引孟子宋人患苗不長而揠之也非徒無益二句○意林錄孟子非但無益乃有害也

詖辭知其所蔽四句○鶡冠子能天篇曰詖辭者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固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固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固

日不同道○宋本無此四字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論衡知實篇止則止作已則已
南豐類稿徐孺子祠堂記孟子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
止
皆古聖人也○論衡古下有之字　程子遺書楊遵道錄伊川
語曰孟子說夷惠云皆古聖人也須錯字若以爲聖之清聖之
和則可便以爲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爲聖人
按此云皆古聖人者伯夷與伊尹也而伊川子以爲夷惠劉
絢錄伯淳先生論傳錄有害處亦云孟言伯夷柳下惠皆古
聖人可見偶然錯字雖于賢者不免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荀子王霸篇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

天下仁者不爲也又儒效篇同　劉元承錄程伊川語曰孟子
言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
下不爲疑亦有錯
皆不爲也○三國志注引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
爲也以荀子窴孟子　晉書刑法志王肅引孟軻云殺一不辜
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爲也亦以荀窴孟
汙○朱子語錄曰汙字當屬上文讀　蘇洵嘉祐集有三子知
聖人汙論　容齋隨筆曰老蘇作一句讀故作三子知聖人汙
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徒得其下焉者
耳此說竊謂不然夫謂夫子賢於堯舜生民未有可謂大矣猶
以爲汙下何哉

以子觀於夫子節○三國志崔林傳注引文觀下無於字　論衡知實篇亦無此於字　陳岳春秋折衷曰孟軻謂仲尼之道高於堯舜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唐文粹杜牧書韓吏部孔子廟碑陰孟子曰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麒麟之於走獸四句○論衡講瑞篇引文麟字作騏泰字作太

四書集編孟子集疏四書通諸本泰俱作太　賈三復孟子石經亦作太　法言問明篇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豈非羣人之於聖乎又問神篇太山之與蝝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知也

按前篇挾太山後篇登太山本俱太字此篇不應獨變爲泰

諸舊刻所傳應得其文之正

出於其類拔乎其萃○陳思王集學官頌引有若曰出乎類拔乎萃　後漢書蔡邕傳注引孟子曰若仲尼者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兩皆作乎　文選東方朔畫贊注引孟子出於其類拔於其萃兩皆作於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三國志崔林傳注孟軻稱宰我之辭曰以子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又曰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合二人辭爲一

自西自東○韓詩外傳四卷引文又五卷兩引文俱作自東自西

是猶惡濕而居下也○離婁篇疏曰惡濕而居下也○離婁篇疏曰惡醉而強酒亦論語孔子

謂惡濕而居下之意也　太平御覽述無也字

按注疏引經每或誤標其目而未有即所疏本經文誤指爲他經者故今新刊注疏以此疏申論語孔子四字爲衍文刪去然孟子疏之踈忽不僅此一端如魯平公章趙氏章句曰樂正子魯臣疏曰若非魯臣何以言克告於君趙氏詳其意而云如於他經書則未詳又大舜有大焉章句曰孔子稱曰巍巍疏引巍巍巍乎其有成功爲證此俱不稽檢本經也魯欲使樂正子爲政見告子下篇何云經書未詳君哉舜也巍巍乎見滕文公上篇何必以稱堯之辭借充類觀之則此論語孔子四字似爲其原文所有迫天之未陰雨○說文解字引詩迫作辠　家語作迨

徹彼桑土○韓詩作桑杜　家語作汝

今此下民○幽風此作女　家語好生篇幽詩云云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家語能治其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

殷樂怠敖○音義曰敖五勞切又五到切　虞兆濮天香樓偶得曰趙氏注怠惰敖遊本義自明朱註敖音傲是以平聲之敖讀作去聲而義仍訓偏安不訓倨慢失之矣盖敖遊敖字不當以去聲讀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路史黃帝論引作孔子語

不可活○音義曰活如字丁依尚書音換離婁篇同　尚書活作逭　禮記緇衣引太甲曰天作孼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逭

音義曰踏本又作遝　集註考證曰古書皆口授故字文或不一然古人方言多以四聲通讀

廛而不征法而不廛○禮記王制市廛而不稅　周禮廛人疏曰孟子廛而不征周則廛有征此經斂廛布是也云不征者非周法孟子又云法而不廛則與此經官以法爲居取義同　太平御覽治道部述此五節文獨無法而不廛一句又資產部述孟子市廛而不征則天下皆悅願藏其市亦無法而不廛句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音義曰藏或作臧音藏　周禮廛人注引文悅字作說

關譏而不征節○周禮司關注引文譏作幾旅上有行字悅作說路作塗　左傳文公十一年正義引文關下有市字之旅作行旅路作塗　通典引與周禮注同　藝文類聚何顒集引古者關譏而不閡　章句曰王制亦曰關譏而不征周禮大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周禮有征謂周公以來

助而不稅○禮記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無夫里之布○周禮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　又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

皆悅而願爲之氓矣○音義曰氓或作萌或作甿皆音盲　周禮載師注引作皆說而願爲其民矣

按一讀以天下之民皆悅斷句上士商旅農悉連下皆悅二字句似亦可通

攻其父母○周禮司關疏引文攻上有以字
自生民以來○孟子考文曰古本自下有有字　宋刻本舊趙注本俱有有字
可運之掌上○太平御覽逝文之下有於字
今人乍見孺子四句○意林錄孟子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　戒菴漫筆曰許愼說文引孟子人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其子之父母也無此心者非人也無善惡之心非人也
按右乃太平御覽所述文也戒菴誤憶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音義曰內本亦作納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音義曰內本亦作納
孟子以下三非人也句首各有亦字　三國志鍾繇傳注引先賢行狀李膺謂鍾覲曰孟子以爲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羞惡作好惡
無辭讓之心○宋高宗石經讓諱作遜下倣此　眞德秀集潭州示學者說作辭遜
無是非之心○禮記曲禮注引孟子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正義兼引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句首各有人字　後漢書鍾皓傳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亦

有句首人字

而自謂不能者○後漢書郅惲傳注引無而字

知皆擴而充之矣○音義曰擴音郭字亦作廓音霍　集韻曰擴與擴同孟子擴而充之字或从郭

苟不充之○程子遺書伊川引作苟不能充之　眞西山集四德四端講義亦引有能字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三句○廣韻鋻字下引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鋻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鋻人惟恐傷人　四書纂疏本孟子集疏本兩惟字俱作唯

天之尊爵也二句○太平御覽述文無兩也字

由弓人而恥爲弓二句○宋刻九經由作猶　太平御覽述亦作猶　舊趙注本矢人上亦有由字　音義釋由反手曰古字借用下文由弓人由矢人義同依此則舊文矢人上當更有由字

仁者如射節○禮記射義曰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後漢書李法傳引孟子仁者上有夫字正己上無射者二字反求諸己作反諸身　蘇長公集仁說引孟子曰仁者如射發而不中反求諸身

禹聞善言則拜○尚書皐陶謨禹拜昌言

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大禹謨舜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惟帝時克　尸子有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見人有善若己之

善

按舜稱堯之辭孟子卽以稱舜見堯舜之德同而舜固取法于堯

伯夷非其君不事○王臨川集伯夷論引孟子曰伯夷不事不肖

坐於塗炭○文選張協詠史詩注引孟子炭下有也字

若將溺焉○音義曰溺張莫罪切丁亡但切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集註考證曰語錄以不隱賢爲讀必以其道爲句

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音義曰佚與逸同或作迭或作失皆音逸阨音厄本亦作厄　文選嵇康絶交書注引孟子阨字作厄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音義曰裎程亦作程　列女傳賢明篇柳下惠謂其妻曰油油之民將陷于害吾能以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裸裎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于下位爾焉能浼我哉○說文解字引孟子汝安能浼我　古史柳下惠傳亦作安能

援而止之○音義曰或作正之　孟子曰伯夷隘○四書辨疑曰此孟子曰衍文　音義曰隘或作阨或作阸亟烏懈切

柳下惠不恭○風俗通義十反卷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不去孔子謂之不恭

按此豈孟子引孔子言以爲斷傳寫者譌孔爲孟字歟法言淵騫篇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子謂之不恭後漢書黃瓊傳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概稱君子未定其果誰屬也

皇清經解卷四百七十三終

漢軍樊封舊校
南海陳韶桂文燦新校

皇清通考卷四百七十三終